



■《懷念周總理》曾名震一時。



■楊先讓的木刻版畫處女作《出圈》。



■《魯迅與可愛的祖國》

「我這個人，到什麼山頭唱什麼歌，我自己也不在乎，我就是美術工作者」。87歲的楊先讓可謂是中國美術界「國寶」級的人物了，他是徐悲鴻、李苦禪的高足，也培養出徐冰、陳丹青、呂勝中等藝術大家。10月底，楊先讓帶著其四卷本《楊先讓文集》做客鄭州松社書店，香港文匯報記者與這位調皮又剛正的老人進行了一場有意思的對話，看他是如何「稀裡糊塗」成了中國頂級的版畫大家，「稀裡糊塗」成了研究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先驅，「稀裡糊塗」成了中國民間藝術的「海外宣傳員」，又「稀裡糊塗」成了中國百年美術史的「記錄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我虛歲89歲了，都過時了，都翻篇了。」楊先讓先生笑着對記者說道。他一頭花白的頭髮，鼻梁上駕着一副金絲邊眼鏡，上身穿一件細格紋的西服，說起話來字正腔圓，但聲音卻溫潤如玉。

1930年1月，楊先讓出生在山東省養馬島，爺爺用「溫良恭儉讓」為孫子們起名字，又是「先」字輩，於是排名第五的他得了「先讓」的名字。正應其名，楊先讓謙虛極了。「我是稀裡糊塗走到這一步了，我是智商低，情商高，感情多於理智，都是瞎貓碰到死耗子，沒想到自己會搞版畫，也沒想到我會去搞民間藝術研究。」

陳丹青如此評價楊先讓：「時代的熱情終不免平息而消散，但熱情的時代刻在個人生命中的烙印，可能跟着這個人一輩子，先讓老師，便是眼前的一例。」楊先讓自謙是「稀裡糊塗」，實質不論是楊先讓的整個人生經歷還是與他交談的這短短一個半小時，能感受到的卻是他那代人的理想和熱情所迸發出的激昂向上的能量。

喜歡玩藝術的「島裡人」

楊先讓喜歡稱自己是「島裡人」。最新結集出版的《楊先讓文集》，第一集就是《我是島裡人》。楊先讓出生所在的養馬島距離陸地五公里，島上有十幾個村子，楊家祖祖輩輩就生活在那裡。

楊先讓特別欣賞李苦禪大師的一句名言：「作畫要像玩那樣。」

「我作畫不動，一旦有了藝術上的胚胎，必去一氣呵成，然後再等另一次的孕生。我不願去強迫自己，希望獲得天然育成。說我沒有主見嗎？不是，因為經驗中我是一個最有主意的人。我決不去設計未來，身在藝術空檔中，也還是那句老話：走到哪裡算哪裡，水到渠成為佳。」

這種「玩」的藝術氣質或許來自於其家庭。楊先讓的家庭可以說是一個「資產階級家庭」，爺爺在當時韓國的仁川做綢緞生意，父親在哈爾濱開工廠，叔叔則一直學洋文，在英美煙草公司做總代辦，家境非常殷實。「家裡很開放，我功課不好，父親也並不管我，只管我把字寫好，給我的禮物都是筆墨紙硯。父親還喜歡收藏，一到秋天就讓夥計把真真假假的東西都掛起來讓大家看；而大哥則是最少爺的，玩相機、玩電影、玩交響樂，家裡的藝術氛圍很濃，對我影響很大。」

17歲時，楊先讓還曾導演過《雷雨》，本色出演裡面的二少爺周冲，被當時報紙讚為「真正的二少爺」。原本楊先讓想要去考取南京國立戲劇學校，結果卻在半路的北平遇到了同學王家樹，那時王家樹正準備考國立

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美術系（中央美術學院前身），於是他就成了「陪考」，後來順利被藝專錄取，從此便與美術結緣。

1952年，楊先讓從中央美院繪畫系畢業後，被分配到了剛成立不久的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只是每月56塊錢工資，根本不足以支出油框、布料、顏料等開支，再加上家裡比較小，於是楊先讓就搞起了版畫。「版畫放到抽屜裡，沒事拿出來刻一刻，沒想到還搞成版畫家了。」楊先讓笑着說道。

楊先讓的木刻版畫處女作《出圈》，是一幅農村題材的現實主義作品，獲得了1957年的全國青年美術作品獎。到了上世紀80年代，楊先讓已在版畫領域活躍了30多年，畫過不少作品極具時代感，包括大家非常熟知的《延安組畫》、《會師大慶》、《洪湖曙光》、《梁漱溟》、《弘一法師》以及名震一時的《懷念周總理》。

「一個人除了自己的才華外，離開了周遭的機遇和緣分，誰又能有多大的出息呢？」楊先讓如是說。

上世紀80年代，楊先讓被「趕鴨子上架」搞起了「年畫、連環畫系」。只是1983年去美國的一次探親，令他再次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把年畫、連環畫系改成「民間美術系」，要搞「大民間」。

楊先讓回憶說，在美國，他參觀訪問了諸多學校、博物館，發現西方很重視民間美術，原始藝術被重新估價和吸收，不少西方大師，比如畢加索的立體派就是吸收非洲民間木雕藝術而創造的。他突然想到，中國有比美國豐富得多的民間美術資源，能創造出多少個畢加索？

他提出，中國藝術必須以「我」為主，這個「我」就是民間。「民間太重要了，年畫、連環畫也是民間，但只是民間美術海洋中的一滴，為什麼不搞更有氣魄的『大民間』？」

走黃河革新民間藝術

只是雖然「民間美術系」被他「抻着脖子」嚷嚷着成功成立了，但民間美術究竟是什麼，究竟哪裡好？楊先讓自己心裡也沒底，於是決定要到民間走一走。「黃河是中原文化，代表性強，必須走黃河，走完我就開竅了。」

從1987年到1989年，楊先讓帶著他的隊伍考察黃河流域民間美術的成果，足跡踏至黃河沿岸八個省、一百多個縣鎮。「當時我沒想着寫，後來台灣漢聲想出版，幸好我有日

以「我」為主為時代造型 版畫大家楊先讓：

記，拍了很多片子，寫了一年。沒想到搞了個《黃河十四走》，大家還挺認可，現在準備再出第三版了。」

楊先讓對此輕描淡寫，但《黃河十四走》卻震驚了整個美術界。黃永玉說，「《黃河十四走》這一走，就好像當年梁思成、林徽因為了傳統建築的那一走，羅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葉恭綽龍門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當一條新的脈絡，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無可估量。」如今，《黃河十四走》已經成為民間美術田野考察的學習範本。目前，許多高等藝術院校的老師和學生，都會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各自的生活區域，進行着新一輪的民藝考察。

楊先讓創建的「民間美術系」雖然已不再存在，但是，他培養出了徐冰、陳文驥、呂勝中、韓書力等藝術大家，大都由傳統過渡到當代，成為出色的當代藝術家。

楊先讓在《黃河十四走》中，採訪挖掘的民間藝術大師們，如庫淑蘭、蘇蘭花、潘京樂等，他們雖然已經去世，卻給世人留下了不朽的民間藝術作品。



■《楊先讓文集》

■楊先讓喜歡稱自己是「島裡人」。

至今回憶起來，楊先讓仍然唏噓：「當時很高興很辛苦，也很失望，因為民間藝人死亡，民間技藝被遺忘的現象很嚴重。感覺自己還是走得晚了。但也覺得自己大喊大叫了幾年，為民間藝人撐一撐腰，如今還被納入到教學的範圍裡了，還是起了好作用的。」

海外宣傳民族文化寶藏

楊先讓說：「民間藝術是一個龐大的造型世界，實實在在與廣大的庶民共存了數千年，並自始至終地沿着自己的規律去進行創造，發展成一深厚而豐富的藝術體系。我們必須加緊發掘研究這份民族文化的寶藏。」

楊先讓1993年退休之後便到美國定居，「精力瀰漫」的他又在海外充當起了中國民間藝術宣傳員。「既然走出國門，帶着母體給予的滋養，總要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去吸收些什麼，其目的就是比試比試。」

楊先讓1997年在美國舉辦了「中國農民畫與窗花剪紙觀賞展」，以河北蔚縣彩色窗花、陝北馬秀英繪畫河庫淑蘭四幅大型剪紙為主。駐休斯頓中國領事館總領事吳正龍讚歎道：「本應該我們舉辦這種展覽活動，而楊教授出於責任感自己擔當起來了。」

從此不可收拾，美國各個大學、博物館紛紛邀請楊先讓進行講座，被媒體稱為「在美國東海岸颯起了一陣宣傳中國民藝的旋風。」

楊先讓如此積極地宣傳民間藝術，在他看來，民間藝術的消失是世界性的。「民間藝術，就是農耕社會的民間藝術。那個時候的東西，放在今天這個工業化、城鎮化時代，不可能發展和延續，必然消亡。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趁他們還在，做好全方位的記錄、保存，留給後代，讓後人能夠看到老祖宗的智慧，然後吸收其創造性，變成營養，在新時代以一種新的形式呈現出來。」

抒懷百年中國美術史

楊先讓文集四卷本近日出版，書名由摯友黃永玉撰寫，前三卷分別為《我是島裡人》、《三人行》、《夢底波濤》，側重講述人生經歷，第四卷就是《我為主》，側重講述中美文化交流和美國華裔藝術家的故事。

楊先讓說，在美國期間，思念故土是免不了的，將所思所想寫出來發表於報刊，是一種精神上的調劑，文字都是「有感而發」。

而正是這種「有感而發」的文字，讓他成為百年中國美術史的見證人。在《三人行》裡，他寫中國文藝界的人與事，寫了眾多「為時代造型」的藝術家，包括徐悲鴻、齊白石、李苦禪、古元、鄭雅、王朝聞、黃永玉等；更有快要被歷史遺忘的藝術家，如鄭錦、王青芳……而顧毓琇、周汝昌、郭蘭英、郎毓秀、郭淑珍等為其摯友，為藝術史留芳；楊先讓的閱歷可以說是一個人的百年藝術史。



■楊先讓做客鄭州松社書店。

何兆基「負笈往遊」展 反思穿梭中西文化間的自己

「負笈」字面解釋為「背負書箱」，喻外出求學，在藝術家何兆基的「負笈往遊——行前預展」中，竹笈形象格外引人注目，箱中擺滿他常讀的各類中西書籍。對他來說，「負笈」一詞指代自己的放洋留學，也象徵他在西方學藝或著意探究西方當代藝術理路的一段經歷。

「年來反覆思量，作品《負笈》方向漸見明確，竹笈內配置之器物亦告準備就緒，下一步就是背負竹笈走一小段玄奘當年求法之路，並於戈壁大漠演示及記錄作品。以竹笈為載體，藉以反思自身穿梭於中西文化間的相互移植與詮釋。」他為展覽寫下這樣的文字，也講述竹笈以《玄奘負笈圖》為參照製作，於今年四月趁復活節假期到台灣南投竹山找竹工訂製，再回港製作每格的布帳和遮陽帳篷，「出去留學再回港擔任教職，我們面對的是和玄奘同樣的問題，如何將外國學到的知識翻譯為自己的東西，再傳授給更多

人，這個翻譯的過程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思考。」而展覽除書箱外，還呈現他近年的幾件代表性作品，有些是迷你版，有些則作了略微改動，而這些作品也將與竹笈一起，伴隨他十二月踏上去敦煌的旅程。展覽由即日起至11月25日於a.m.space舉行。

畫冊總結作品 文字記錄直覺

通常藝術家作品累積到一定數量，都會以一本畫冊記錄及總結，也使錯過展覽的觀眾可一睹作品。《心身外物》涵蓋何兆基過去近八年的作品，收錄了圍繞着「心」、「身」、「物」三個主題所作的藝術探索及與之相關的文字整理，記錄了「聖光」系列、「此身幾何」以及「身外物——與何兆基創作相關的一百件物件」。書中既有過往雕塑和裝置作品的影像記錄，也有他旅行途中遇見、啟發創作靈感的景致的攝影作品，同樣也有他過往展後寫下的文字整理，「對

我來說，這些文字也是重要的，會記錄靈感來源和創作過程，也是對作品另一個層面的思考，幫助我做好發展下一個系列作品的準備。創作偏向於展示物料的直觀發展，而文字則是記錄概念層面的直覺反應。」

無論是曾演示於旺角、維港、文化中心、垃圾堆填區等地的「聖光」系列，還是於牛棚展示園、半圓、圓錐等多種幾何元素的「此身幾何」展覽，總能看到他剃了頭、一身白衫的出塵裝扮，他表示：「這使我的作品可以從現實中抽離，從裝束上與現實的自己劃清界限。」

以身體為創作媒介二十年



■展覽中呈現他歷年作品的迷你版。張岳悅攝



■在何兆基心中，「一沙一世界」，他也將帶同展品遠赴敦煌。張岳悅攝



■《心身外物》涵蓋何兆基過去近十年的作品。主辦方提供

■何兆基將背負身後的竹笈走一小段玄奘當年的求法之路。張岳悅攝

何兆基一九六四年生於香港，一九八九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九十年代負笈美國鶴溪藝術學院修讀藝術碩士（主修雕塑），二零零三年以「當代藝術中的身體知覺」為研究課題獲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頒授藝術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副教授及藝術文學碩士課程主任。他曾參與多個國際性展覽，包括代表香港參加第二十三屆聖保羅國際藝術雙年展及第四十九屆威尼斯雙年展，亦曾獲美國亞洲文化協會、意大利 Civitella Ranieri Center 及香港藝術發

展局等機構頒發藝術獎。

身體作為何兆基重要的創作媒介已經有逾二十年，他曾經當過雕塑家張義的助手，那時因為並非做自己的作品，而是將雕塑的過程還原到最基本，透過身體去改變物料，這令他在創作中開始注重身體參與的過程，這個過程也使他進入另一種精神狀態，思考身體和雕塑的關係。而當他在美國讀書時，身體和身體經驗也是歐美藝術界的大課題，於是身體也成為他藝術創作的媒介，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作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